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
第九回 惡衙蠹坑人窮秀才望門墮淚 賢閨女矢節俠丈夫飛垣救人

詞曰：坑汝千金，償他一劍，須知天眼當頭。盡炎威如炙，此際都休。莫笑寒灰無用，須知有、烈火焚丘。空財色，未能消受，先喪吳鉤。知不。邪難勝正，信強須遜弱，剛不如柔。歎紅顏薄命，金屋深囚。堪羨冰心靡改，憑驅迫、誓死河洲。幸喜有，崑崙飛技，拍合鸞儔。

右調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

干白虹見曾九功爛醉如泥，又不知他寓於何處，只得扶他到自家下處來，睡在牀上，把被蓋好。曾九功已人事不省，酣睡而去。陳與權見干白虹出去了一日，卻攬了個醉漢回家，那醉漢又不識面，心裡疑惑，便問他是何人？干白虹實告以所言之故，便道：「我前日帶來萬金，尚剩有二三千銀子，替他成全了夫婦，也是好事。」一宵晚景休題。次日干白虹黑早起來，就兌起一千銀子，把來封好。陳與權看見干白虹又周濟人，心裡著實有些偏妒，因是干白虹自己的銀子，又不好阻他，只悶悶的走開去了。

卻說曾九功看見天明，一覺醒來，卻不是自己下處，干白虹早已立在面前，如飛扒起身來，鞠躬敬謝道：「昨日醉飽恩德，過於狂放，又蒙提挈，感不可言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小弟昨日勸兄開懷，不想果然大醉。又不知尊寓遠近，所以扶歸一宿，」梳洗過了，干白虹便教他相見了陳與權。少頃，治出酒來，三人同飲，惟曾九功宿醒未解，且事在心頭，再吃不下。干白虹笑道：「曾兄總是為著令閨之事，再不開懷。今早小弟已兌下千金在此，且盡歡一酌，便去乾此正事。」便叫何壽捧出銀子，與曾相公觀看。

曾九功見了，吃驚道：「只道台翁為小弟之事申一臂之力，借重在暴無忌面前鼎力挽回，便是萬分恩德，怎肯當台翁千金之付！小弟一介寒儒，如此多金，日後怎能清楚？」干白虹大笑道：「此些些之贈，曾兄疑小弟是圖利麼？小弟若欲見還，今日便不肯輕輕相托了。」曾九功感泣道：「台翁如此仁恩，真令人粉骨難報。他日苟有寸進，決不相忘。小弟雖不揣寒鹹，願與台翁結為兄弟，未知肯相容否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既蒙不棄，甚合予懷，但叨癡長，不敢僭先，如何是好？」便叫何壽鋪下紅氈，兩人對天下拜。

干白虹也欲邀陳與權一同結盟，陳與權再也不肯，干白虹便不強他。曾九功道：「今日既蒙乾哥哥慨授千金，全我夫婦，事不可遲，小弟只得領去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吾弟到彼處，恐尚有許多耽擱。且用了飯著，」曾九功道：「賤內身陷虎口，小弟就如萬箭攢心，巴不得此時便能見面。今既有銀往贖，何忍再遲片刻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吾弟夫婦之情，如此真摯。」便又取出三十兩銀子道：「我今早所兌，俱係真紋，銀色諒沒有憎嫌。但暴無忌這廝萬一用大法馬兌了，還要勒掙你補秤。你把這封銀子帶在身邊，以防添用。」曾九功接了道：「哥哥如此周全，真是天高地厚。」干白虹便把一千兩頭，用個大皮匣盛了，叫何壽背著，一同跟去。曾九功忙忙出門，歡天喜地，竟往暴無忌家而去。正是：

愁中夫婦難中人，辜負情真與義真。

不使樓頭遇知己，春風還笑阮生貧。

曾九功到了暴無忌家，卻叫何壽遠借人家門首坐著，自己先去看個風色。恰好暴無忌正在家中，一見曾九功走來，便笑道：「你這個朋友，終日癡癡地來此糾纏，卻甚麼相干？直待有了一千銀子，竟與你領去；若沒有時，就是死在這裡，也不中用！」曾九功道：「男子漢還有出頭日子，豈值得死在你家！況千金也是小事，倘然我在朋友處借了來，就要還我的呢！」暴無忌大笑道：「怪道說是書呆，這樣一個寒儒，卻說千金事小，在朋友處可以借得。那個朋友除非也象你這樣呆人，就肯借與你了。」眾家人道：「想是這官人憶著老婆，心也想癡了。」

曾九功聽見，氣得肚子幾乎脹破，便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不要我有了銀子，你倒變起卦來。」暴無忌道：「你果然有一千銀子，我自然不悔。若是沒有這許多，不如莫說這大話罷！」曾九功道：「如今也不與你分辯，我取了銀子來，少你一釐，便不是人。你若多要我的，也不為好漢。」暴無忌道：「誰希罕多要你的。」眾家人道：「空口說白話，有何用處？你且有了銀子，再來算計。」曾九功向暴無忌道：「你在廳上等一會兒，我頃刻就來。」說罷，飛的出門去了。暴無忌道：「想是這酸子說了大話，覺得沒臉，借這因頭逃走去了。」家人道：「想必他被人哄了，走到這裡做夢。」

說未了，果見曾九功掇了一個皮匣，興興頭頭走入門來，跨進廳中，就把那皮匣放在中間桌上，在腰裡取鑰匙打開，果然都是雪白鬆紋，便叫取天平來兌去。暴無忌與眾家人看見，舌頭都伸了出來。起初不過把這話來難他，料此窮儒斷然沒有這些銀子，不想輕輕便便早弄了來，連暴無忌倒沒了主意，只得叫家人取出天平，彈兌銀子，只因銀色真紋，果然沒得開口，單單天平差了二十兩。曾九功道：「有言在前，少你分毫也不為好漢。」便在懷裡取出那三十兩頭，又憑他稱了二十兩去。暴無忌把銀子一總包好，叫家人拿了進去。曾九功道：「今日件件依你，可有甚麼講？如今快些將陸小姐交還我去。」暴無忌道：「你請少坐，待我就去打發他出來。」說罷，竟往裡頭踱進去了。正是：

帶未結同心，空輸買笑金。

只愁鶯語咽，無處聽佳音。

暴無忌進去了半日，只不出來。曾九功頻頻催促，家人道：「小姐在那裡梳妝，尚有一會哩。」曾九功只得耐心又等，直到午後，只不見動靜，心裡好不焦躁，便又催家人進去。家人道：「我家相公事忙得緊，那得工夫打發，你且去去再來。」曾九功發急道：「不過送了出來就是，費他甚麼工夫！煩你進去說聲，不要收了銀子倒來哄騙我。」家人道：「你且不要性急，少不得打發你去。」都一個一個的走開去了。

曾九功急得沒法，坐一回，走一回，象煎盤上的螞蟻一般，好不難過。漸漸天已傍晚，並不見一些信息。心裡按捺不住，便自走到屏門後，高聲叫喚，幾乎喉都喊破了，那裡有人應他！只得又走出來，尋著家人，叫他進去傳話。那些家人也有個應他的，也有個笑他的，總不在心上。看看天已垂暮，一發沒了影響，曾九功驚慌不定，暴躁如雷，只狂呼痛哭。

鬧了一會，只見暴無忌挺著肚子，笑嘻嘻的踱將出來，看見曾九功跳個不了，反慢佯佯的問道：「吾兄有何尊乾，卻到舍下如此發狂？」曾九功聽了大驚道：「我在此等了一日，怎還不交我陸小姐，倒來問我何干？」暴無忌笑道：「這陸小姐吾兄幾時交與我的？」曾九功聽這一句，就如把桶冷水在頂門裡一澆，只大嚷道：「收我一千銀子，天平不足，還補上二十兩，因是贖陸小姐的，你敢圖賴麼？」暴無忌道：「誰人收你銀子？什麼人見證？可曾有收票與你麼？」曾九功道：「銀子是你親手兌的，當面交割，有甚麼收票？至於見證，自有天地神明，昭昭洞鑒，你想坑賴得去麼？」

暴無忌道：「你且請了天地神明來與我對證，才交還你陸小姐。」曾九功道：「京城地面，豈容劫搶財物！你若不還我人，少不得到上司告你。」暴無忌道：「我在那裡劫搶你的？既如此，且等你告了來，便還你人。只怕就到當官，那官府料你這窮漢，自然沒有這一千銀子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我銀子是借來的，其人現在，不會質證麼？」暴無忌道：「你借與不借，也不關我雞巴的事。你老婆自被官府賣了，反在此撒賴，還不走你娘的路！」

曾九功大怒道：「你坑我妻子，哄我財物，倒還這等無狀！你恃著衙門威勢，就不怕王法了？」暴無忌道：「你家丈人犯了法，那陸小姐是我當官買的，那見得還是你妻子？」曾九功道：「人口沒官，也不容你衙蠹私買。況又白騙我銀子，不是個知法犯法麼？」暴無忌道：「我在部裡十餘年，上下衙門都是我相熟，憑你到那裡伸冤，少不得死在我手裡。」曾九功道：「你縱線索通神，少不得貫滿天殛，不知我死在你手裡？還不知你死在我手裡哩？」暴無忌怒道：「這廝在我眼前敢這樣放刁，叫小廝們與我扯他出去！」

眾家僕聽見家主吩咐，一個個磨牙擦掌，走將攏來，揪衣的揪衣，扯手的扯手。曾九功正待發惱，早被眾家僕拖拖拽拽，身不由主，已扯到大門之外。曾九功欲待再走入去，又被眾家僕兜頸一叉，跌了一個大跟斗，才扒起來，就是夾嘴兩掌。曾九功見不是勢頭，只仰天大哭。有關《錦纏道》曲云：

最傷心，歎池魚生分瑟琴。兒女枉情深，自從海棠開想到如今，只因為被奇災，因此把良緣陸沉。恨豺狼，賺蛾眉，黑陷難禁，何處望佳音？惱殺了愁潘病沈，望蒼蒼，空淚零。休說是同衾共枕，買相思早已葬千金。

曾九功此時進又不得，退又不甘，因想千金之物，白白被他賺去，買不得陸小姐見面，枉負了干白虹一片恩情，展轉思量，愈加惱恨。欲待尋死，又想恩仇不白，枉為男子，況陸小姐又終無出頭之日。欲待再與干白虹商議，爭奈銀子已被騙去，乾不得事來，又不好見他的面。想到此處，不覺淚如泉湧。看看天已昏黑，慚愧不前。忽又轉一念道：「乾哥哥好意成全我夫婦，此時自然懸望，若不去回覆一聲，豈不做了逝水浮萍，得恩忘返之輩？只得老著臉去賠罪的是。」因勉移步履，含著兩眶眼淚，孤孤單單的望干白虹下處走來。

干白虹正望得眼穿，幾次心裡想道：「交銀贖人，原沒甚磨延，為何去了一日，不見回來？難道他領了妻子，竟不與我說聲？又決無此理。」正欲叫何壽去問個音信，忽見曾九功垂頭喪氣，淚汪汪走入門來，一見了面就雙膝跪下。干白虹大驚，連忙扶起，問是何故？曾九功哽咽答道：「小弟深負哥哥恩德，實無顏以見江東，願受鞭責，稍釋罪戾。」干白虹笑道：「有話且說，怎這等慌張失志，莫非那暴無忌又有些變卦麼？」曾九功道：「小弟不幸遇此凶徒，人財兩遭坑騙。」就將暴無忌收了銀子，又把陸小姐圖賴的話，盡情與干白虹說了。

干白虹大怒道：「清平世界，不信有如此豺狼！這銀子的事雖小，只是坑人妻女，太覺情法難容。今若許訟干連，他衙門積囊，縱使問罪加刑，那裡在心上！你這懦弱書生，諒不是他敵手，如何是好？」曾九功道：「小弟就拼這窮命，也說不得，定欲告他幾狀，或者官府廉明，斷還我妻子，亦未可知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只恐徒為無益。」因想一想道：「你在暴無忌跟前，說這銀子從何處來的？」曾九功道：「小弟說是朋友處借的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可曾提起我的姓名住處麼？」曾九功道：「這倒沒有提起。」干白虹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有個方法，包管你與陸小姐完聚。」

曾九功喜道：「哥哥有何方法，真個弄得陸小姐出來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怎麼弄不出來？只今晚你不可住在這裡，可速速賃個健驢，連夜趕到張家灣，買個小舟候著。只說有一位公子，要進南國子監讀書。我今晚將陸小姐權改男妝，明日黑早，定送張家灣下船，竟星夜潛奔江南。他們只道你必回大同府去，定然追趕，便不相值，你切不可誤事。」曾九功道：「蒙恩兄如此用心，小弟豈敢自誤。」干白虹道：「此刻須速速趕去。」便取出五十兩銀子，付與曾九功做盤費。

曾九功接了銀子，泣拜而別，果然星夜趕到張家灣賃船去了。幸喜這夜陳與權因在同年人家吃戲酒，不曾回來。干白虹等到更深時分，向橐中取出千金，用布裹好，叫何壽拴在身邊，並將一頂儒巾，一套衣服並鞋襪之類，也叫何壽藏著。又往鄰寓人家借一匹好馬，令何壽牽了，離暴家門首半里之地，悄然等候。自己短衣束帶，身佩腰刀，輕身健體，步至暴無忌家。正是：

細雲久已鎖香塵，賺殺多嬌淚滿巾。

賴有押衙肝膽赤，從空提出網中人。

干白虹見暴無忌家早是重門深閉，夜漏沉沉，便飛垣而上，直入內室。只不知那裡是陸小姐的臥房，在屋上東尋西探，卻並無動靜。直到後邊一間小閣上，見燈光影影，裡頭似有哭泣之聲。干白虹把身子伏近簷頭，細細竊聽。有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我到你家裏原不欲生，只因父親骸骨未葬，丈夫恩義未酬，故不敢輕死。若只苦苦凌逼，我好人家兒女，斷不肯失節！身邊現有匕首，就拚一死，做個冤鬼向你索命。」

只聽暴無忌答道：「我實實為你，費過多少心機，把你做個掌中之寶，在此好不受用，還只管想那前夫，有甚麼好處！我每夜求你，只不肯從，今日你丈夫又在此纏帳，未知把你守得牢守不牢，今晚必要上上手兒，也不枉春風虛度。你若尋死，也拚得園地上挖個坑兒葬你。」那女子哀哀痛哭，矢志不從。

干白虹聽得分明，已知即是陸小姐，想道：「原來這小姐如此貞烈，真堪敬服。今日我不相救，可不污蔑他的節行！」便待跳將下去，又恐暴無忌驚走，反要糾人追趕。只得輕輕轉過旁邊，卻喜有帶小廊直接窗口，干白虹悄然扒下屋來，從廊下走至閣前，反不跨進，只靠著窗前，一手執刀，一手把窗上輕敲幾下。

暴無忌聽見，認是丫頭送茶進來，連忙開窗來接。干白虹反閃退一步，誘暴無忌走出窗來，就舉刀劈頭一砍，正中腦門，只哎喲一聲，撲倒在地。干白虹跨進閣中，見陸小姐低聲說道：「暴無忌已被我殺死，你快快伏在我肩背上，救你出去。」陸小姐不知來歷，聽說暴無忌已殺死，不管是禍是福，只得搭上肩頭。

干白虹走出小廊，依先升屋，叫陸小姐雙手挽緊，不可失錯，飛簷走脊，如履平地。到得外廂，干白虹一手挽緊陸小姐，一手搭住簷木，把身子懸空掛下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覺，一個陸小姐竟盜了出來。暴無忌家中婢僕，影響不聞，直到明日送茶飯到陸小姐閣上，已不見了人。各處尋看，方才見了暴無忌屍首。連忙報官，陸小姐與曾九功不知去多少路了。

是夜，干白虹扶陸小姐飛行向前，遇見何壽，干白虹解他腰間銀子，拴在自己身邊，叫陸小姐更換了衣巾鞋襪。陸小姐再三問故，干白虹只說道：「你丈夫曾九功現在張家灣守候，今路次匆忙，不及與你細說，日後自然知道。」便把他扶上了馬，雙雙騎著，叫何壽悄然回去，不要使人曉得。自己同陸小姐加鞭策馬，如風馳電掣，尚未天明，已到張家灣。

曾九功果然賃個船兒候著，見干白虹同著個少年遠遠飛馬而來，已知是這話頭了。便連忙趨上岸來，高聲叫道：「大相公來了麼？快些下船。」干白虹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大相公要趕在半月內到監的，若遲了要打哩。」曾九功應了一聲，船家就接口道：「下去順水，自然快便，定不誤爺們的事。」

干白虹把腰間銀子解來藏在船內，又悄悄叫曾九功叮嚀道：「我今日雖弄了陸小姐出來，暴無忌已被我殺死，你已不能回籍，但此去江南無所依傍，故將這千金奉贈，當節儉成家，從鄉村僻鎮，潛蹤斂跡，慎勿往來招搖。況正在青年，當以功名為重。今北闈似覺不便，可將二三百金就在南雍援例。倘然得中，便可無患。」曾九功感泣道：「蒙哥哥為小弟如此用力，冒險不顧，又蒙多金慨贈，展轉曲成，此恩此德，如何可報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此際不宜久談，可速速解維，脫此危地。」

說罷，騰身上馬，連加數鞭，如飛箭一般去了。曾九功見干白虹飄然而去，心裡無限感激，不敢出口，只暗暗灑了些淚，忙叫舟子開船。恰喜天從人便，這日正是大西北風，扯起布帆，一瀉千里，曾九功與陸小姐兩個，好不得意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數：

免奇禍而得佳遇，寒士時來；

仗公義以報私恩，英雄願遂。

未知曾九功與陸小姐可走得脫這段禍殃？干白虹回去。可免得沒事麼？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